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碩果亭

詩
李宣龔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碩果亭

詩

徐識
題



碩果亭圖

畫翁屬寫即請
教一沈劍如



序

晚近詩人以閩中爲最多論者比於初盛之齊
魯滄趣海藏皆貴顯初不欲以詩人老也非無
樹立際時勢之變不克盡副其志略之所期獨
其詩爲人膾炙方軌大木山薑無多讓吾友李
君拔可爲沈文肅公彌甥少以詩名與礪谷以
經世之學相淬厲既舉進士不第由中書舍人
改官江表試令桃源治行稱最樊山布政知其
賢檄權上元持不可遂相齟齬鍾義時守昇州

爲兩解之二人皆能詩皆精於吏事宜若可以
爲之下者則拔可之爲吏也實事求是誠有見
於專城之有可爲而省治之比於衙官難以行
其志也國變以來從事於睦親勤有之業以耗
其雄心築館徧都市積卷軸億萬役亞旅百千
新舊錯雜外備艱梗中費調變執簡能周卒若
行其所無事使彼才諳當平世得迴旋之地如
文肅其聲施何難趾美惜乎大弔挂壁而君亦
垂垂老矣石遺評君詩謂與曠谷爲文字骨肉

爲詩共嗜后山悽惋得江山助識者以爲知言
余謂閩人之詩滄趣典遠其緒密海藏清剛其
氣爽拔可出稍後深粹堅栗境界日闢亦不以
千里畏人者平生內行純懿篤於師友風義拳
拳噉谷不以生死患難易其交以鍾義有一日
之長博辯洽聞識諸場屋海上相保聯尊酒論
文之懽近十餘年老不相見存問無虛月徵入
勸講之篇亟謀刊行復爲訂拙詩入叢刻余詩
率興而作不能爲深湛之思外更三州足跡半

天下而紀行游覽之什未有可頗采者所造不
如君者多而此卽其一若夫危行言遜困而不
失其所享平昔所學斂抑摧藏而忍與終古此
則吾二人之所同者己己卯冬遼陽楊鍾義

序

拔可太守吾故人也光緒乙巳識君海上讀哀
定慧詩於平等閣詩話中歎爲情文兼至定慧
者戊戌參政殉難之林京卿旭也自是以後乃
密邇君君旋宰桃源有聲樊山布政重其文采
以首繁相待君憚供頓之勞辭不赴樊山批其
牘尾曰傲不可長吾友陳師曾爲鑿一印以貽
君君有詩云厭與百僚同唯唯未能三月使皇
皇以自見意辛亥余上隴過漢皋寂居旅邸君

方監摧鸚鵡洲過從甚樂忘其羈愁明年余歸
滬君已棄官隱於市如是者垂三十年君固心
安理得而國事遂不可問矣平居賦詩言志出
唐入宋上窺漢魏僉曰積中形外之言不可廢
也宜付劄劄君爰整比成碩果亭詩二卷督序
于余曰知我者莫子若願有言余雖不文敢不
承命余平日觀君之詩多矣謬謂壁壘森嚴酷
似韓子蒼但就中五言如遊大龍湫云雖淹虹
日彩盡洩草木氣贈王又點云舟輕意氣重人

散憂患聚則雅近選體遊巫峽云淫祠胙屈宋
用意備悽苦歎息工文辭爲人掌晴雨堅卓似
柳州七言如遊焦山云地盡偶容山突兀林深
微露月崢嶸東山夜歸云風從北島排山入月
傍東籬出海來道勁似半山至公園晚坐云無
限賞心當日暮最難攜手是春寒盈盈月上初
生水款款花飛不定風則又迴腸盪氣與冬郎
爲近餘如桃源寄固卿同年云俗敝不妨施督
責地偏何處得吹求春盡云牖下勞生成玩世

事。中物役卽安心。戰後視闡北館址云。兩不相傷。兩相益。上智下愚俱有役。養人不重。萬金產失。所要使一夫獲。又憂患眞從識字生。走險紛紛。更奚擇。仍須百折作津梁。抱此勞心食勞力。是皆發摠襟蘊藹然仁者之言。最近答楊无恙云。乍酬寂寞閒居志。又改蕭條歲暮心。殆與東坡誰知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者意境相彷彿也。然此非余之私言。當代諸詩人之論君詩。亦有頗足以印證余說者。爰列舉之。寐叟謂君詩馳

突韓門直入廣陵之室然君當時固未爲王令也貞壯以君不治昭明不期然而然露出選音相稱許汪辟疆評以孤往處似后山雋逸處似簡齋高秀處似嘉州海藏獨喜紀游山水之作謂逼近大謝不止北宋留垞則謂由昌黎而爲黃陳成其獨到之境俱余所稔聞而能深道其甘苦者至若散原贈君聯語國能退取鳴夷術句法孤參曹洞禪則更賅括君一生出處進而盡其行詣矣方今世宙波蕩朋好日稀余與君

以詩浮沈則願蔣家三徑吳市一塵自今以始
黃花白酒得以婉變相保也是爲序己卯大寒
後十日鶴柴山人陳詩撰時年七十有六

贈序

世變將兆有識必先憂之者非其惜死之心特篤於衆也同處大陸之上目覩滔天泯夏之賊劫勒君父殘賤國衆既無遺噍而吾亦將不獨完其身與家顧又無權以與之抗則發爲悲號以警覺世士如唐杜甫元結之徒而唐世敘論勳伐曾無及此二公而二公卒能自立於唐世則其以所嗚號者固大有益於其國衆也拔可舍人以年少盛才而處乎今余以通家之誼重

許其人固願其以詩爲號者哉時可措其手退
託爲詩人者弱也處亂世而務去節義妄冀不
可終據之富貴矧又未嘗必得則何必以其退
託於詩人者爲病也耶舍人詩沈遠方重悲慨
時事風旨多見諸言外吾不敢謂其卽繼武於
杜甫元結之徒而亦可謂心乎國家矣今朝廷
外政寄之吳楚武漢又居天下上游度其可欣
可愕之事必有足紀以傳後者吾衰不恆爲詩
詩史之望屬之舍人矣夫古詩亡持之以春秋

世史不可必信吾又不能不望之可信之詩人
舍人其爲吾可信之詩人耶其詩果足紀以傳
後耶吾將於其居武漢也卜之光緒二十有六
年庚子五月畏廬林紆

自序

蚤歲客淮北日與木庵先生論詩木庵日書不足者不可與言詩理不足者不可與言詩性情懷抱不足者亦不可與言詩予與礪谷聞而善之厥後礪谷死於戊戌之難木庵官博野龍鍾自免歸不數歲亦逝余則奔走旅食牽率吏事雖於詩之派別粗知所避取但孤學無侶或作或輟卒不免蹈此三不足者之弊以語石遺年丈則謂予宦遊後席不暇暖自無從容稽古之

餘晷若以詩論有此成就亦可謂盡其能事矣
質諸疾齋映庵兩同年疾齋謂詩道甚廣宜無
所不備子詩骨骼突兀不無過人處若必與古
來諸大家相抗衡雖自今始汲汲亦無及映庵
且謂子自不勤力故雖天資高而所作過少面
目出入亦不一致然坐此遂置其不朽之業於
不顧吾不能無惜焉獨余中表沈君劍知則以
爲詩者人生哲學也果有一二心得可以自見
者政不必徇范伯子之說以魂多魄少爲病嗟

乎之數子者皆愛我至篤欲其有所深造然不知余之終日埋照以勞役自穢別有傷心無數者其身世異也歲乙亥年六十海上朋好有懼余之消沮閉藏以沒世欲謀贖貲以梓其詩然以才不逮中人之余於學則又未窺其萬一何敢以覆瓿之作天闕梨棗以自炫襍生平不留副稿辛亥以前大半失諸兵間致累諸友信手摭拾所編年月往往失次遂不得已專煩任君心白就篋衍故紙中多方搜集又賴費君範九

莊君呂塵代爲排比明知志行無似不足儕於
作者之列但旣爲諸君子所不鄙督責板行重
違其意聊以存吾之詩與吾之人而已庚辰二
月墨巢居士李宣龔書於海上寓齋

碩果亭詩卷上

閩縣 李宣龔

曉發洪塘甲午

遠遊從此始惻惻去親暱却怪城中山不隨客
子出纔依桑柘語便與人烟失移舟未一寸帆
影界江日

訪仲起丈於玉尺山房一再未遇時予將
有江南之行作此寄之乙未

細雨廉纖不濕塵薄寒釀就碧鱗鱗青山已省

尋人倦白髮何端與世新
專壑許程原是客
隔牆元白定誰鄰
歡娛易共浮雲散
莫遣尊前迹
又陳

張園散步

複道臥波時過馬
畫樓臨水暗藏鶯
張園北口
猶斜日愛此林陰
緩緩行

爲人題折枝帳額

黃昏心事怯人知
骨醉東風不自持
寄語揚州
舊年少可曾讀我海棠詩

高堰晚泊丙申

蚤歲辭親出就師江湖風味舊曾知如今客路
行行遠却苦家書漸漸遲酒美蟹肥偏戒疾潮
來月上好成詩金堤萬柳停舟處放溜明朝任
所之

礧谷以詠枇杷絕句見示自憶宅中有此
樹追賦之

不隨百卉苦繁霜默默含花亦自香可媿庭心
無剩地任君依附小山旁

再到榻房寺

寺門前日叩深禪鶴與梅花兩自便却謂詩情
隨物在豈知凡性與時遷古泉斜日思天外積
雪虛簷記去年老柏擎空鴉噪晚暫時摩眼亦
條然

沫河晚渡

風定歸舟上水遲白鷗相近不相疑料應如我
詩腸澀未晚江天已苦飢

西崦殘霞明似畫南塘水氣冷于烟荒鴉掠地

紛無數看作眠羊淺草邊

深閉

客處荒城歲月增此身未改舊峻嶒不勞始覺
多餘暇深閉猶能遠所憎硯水已乾仍抱璞瓶
花相對亦傳燈冥然端坐窮羣態杞柳杯捲各
有稜

正陽長至書感

禿柳周遭五里城朔風捲地雪初晴二年慣作
江南客一飲聊分潁水清獨夜衣縫亡故物異

鄉春磨感孤檠江關歲晚吟懷苦應有羈鴻應
此聲

留別噉谷丁酉

莫怪春風瑟漸希催人杜宇不關渠便辭講藝
圖歸省却爲還家悵索居酒入離腸終作惡花
當望眼故能舒此情報答詩聊紀豈畏旁人作
毀譽

聞南塘水榭落成寄噉谷

記從別席小盤桓院落逢花離立看春氣強將

禪力勝詩情暫放客懷寬
滄波不改東還意草閣應生五月寒
塵眼新來摩欲倦往時容易說
觀瀾

公寬試後歸淮北賦贈

征衫過我意匆匆短榻殘燈語易終
故國如塵成小住江船有夢更須東
請看剖璞連城少定使驚羣一顧空
臨別不留吾豈忝家人歡望固相同

同瞰谷公寬彥侯登鄰霄臺

此臺不言高巋然蒼一城亂松俯清江遠水有
近聲落日不肯駐西風待我生臨去始一登填
胸彌崢嶸閩士輕其鄉有山遂無名試數江南
北誰爲吾眼明

聞礮谷將赴日本應黃公度之辟戊戌

漢庭用少事非遙一士尤應擔百憂向極豈疑
身已遠如雲肯歎國無謀大河貫日藏書府萬
木銜秋待雨樓我亦南歸恣張目看君奮袂挽
東流

送又點丈赴天津

郡齋十日寒江鄉連宵雨纔聞南歸樂又逼北
行苦簡書豈不畏慷慨獨近古奮然被短褐一
往氣無伍山居病足繭此去或猶愈但懷吾黨
士有過孰能補川途罷遠送義豈靳江滸舟輕
意氣重人散憂患聚高風渡河津清淚溢肺腑
嗟予奔走身江海共鱗羽相見日固多政恐非
吾士

八月十三日感事

陰雨成秋晦端倪未敢窺虛舟能受觸壞木已
無枝一死甯言殉孤衷要不欺向來君國事反
掌有安危

與畏廬丈談詩有感

秋風鬢未絲言語帶霜氣老人讀我詩謂爲俗
所忌孤生憂患餘積想輒成累惟詩性與近屈
曲可行意江湖實寥寥中亦判涇渭向來道恐
孤况奪眼中士中原博反掌送日剩殘淚奈何
廿年短及此不祥事變衰有遺音發吻動哀吹

情知窮則然廢去端作祟

詠觀槿齋草木

竹性固常直梅心已半虛荆花晚明爛還自屬

吾廬

雜珮紉荃芷中情深不聊坐思遺世者桂檉木

蘭橈

庭蔓委難理九州觀路歧芭蕉有餘智解作卷

懷思

枇杷號晚翠歲寒常與期三月事已退秋實當

何時

感作

一鳥足破曉百蟲能亂秋不應達者聽靜夜起
繁憂

哀暎谷

孤生寡所歡往往歎氣類甯知哭死眼遽乃及
晚翠平時略細行未盡可人意遂令授命日四
海謗猶沸丘山挽不前毫末豈所計狂藥眩舉
國覺痛旋復醉改弦非爾力構譽但取忌肝腦